

【宋】黎靖德 編

朱子語類 四

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

理明後便讀申論書亦有得

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

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

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

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熟心中自有他



朱子语类

岳麓书社

ISBN 7-80520-713-5



9 787805 207131 >

G·30(全四册) 定价: 98.00元

朱子语类 四

〔宋〕黎靖德 编

杨绳其 周炯君 校点

岳麓书社

点 校 杨绳其
周炯君
责任编辑 吴泽顺
封面设计 胡 颖

朱子语类(1—4册)

〔宋〕黎靖德 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湘潭望城县印刷厂印刷

199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2,320,000 印张:95.875 印数:1—4,000

ISBN7—80520—713—5
G·30 定价:98.00元

湘新登字 007 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望城县高塘岭镇湘江东路251号 邮编:410200

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七

程子之书三 此卷系《遗书》中非入《近思》

与《四书》等《注》者，以类而从，为一卷。《文集》附。

或问：君和靖言看《语录》，伊川云：“某在，何必看此？”此语如何？曰：伊川在，便不必看；伊川不在了，如何不看！盖卿录云：“若伊川不在，则何可不读！”只是门人所编，各随所见浅深，却要自家分别它是非。前辈有言不必观《语录》，只看《易传》等书自好。天下亦无恁地道理，如此，则只当读《六经》，不当看《论》《孟》矣！天下事无高无下，无小无大，若切己下工夫，件件是自家底；若不下工夫，择书来看亦无益。先生又言：《语录》是杂载。只如闲说一件话，偶然引上经史上，便把来编了；明日人又随上面去看。直是有学力，方能分晓。谦 以下论《语录》。

问：《遗书》中有十馀段说佛处，似皆云形上、直内与圣人同；却有一两处云：“要之，其直内者亦自不是。”此语见得甚分明。不知其它所载，莫是传录之差？曰：固是。才经李端伯吕与叔刘质夫记，便真；至游定夫，便错。可惜端伯与叔质夫早丧！使此三人者在，于程门之道，必有发明。可学谓：此事所系非轻，先生盍作一段文字为辨明之？曰：须待为之。因说：芮国器尝云：“天下无二道，圣人无两心，如何要排佛？”曰：只为无二道，故著不得它。佛法只是作一无头话相欺诳，故且恁地过；若分明说出，便穷。可学

记录言语难，故程子谓：“若不得某之心，则是记得它底意思。今《遗书》，某所以各存所记人之姓名者，盖欲人辨识得耳。”今观上蔡所记，则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，故其所记

多有激扬发越之意；游氏所说则有温纯不决之意；李端伯所记则平正；质夫所记虽简约，然甚明切。看得来刘质夫那人煞高，惜乎不寿！广

伊川语，各随学者意所录。不应一人之说其不同如此；游论语慢，上蔡语险，刘质夫语简，永嘉诸公语絮。振

李端伯《语录》宏肆，刘质夫语记其髓。方子

坐客有问侯先生《语录》异同者。曰：侯氏之说多未通。胡先生尝荐之罗。他录作“杨”。后延平先生与相会，颇谓胡先生称之过当。因言其人轻躁不定，罗先生虽以凜然严毅之容与相待，度其颇难之。但云，其游程门之久，甚能言程门之事。然于道理未有所见，故其说前后相反，没理会。有与龟山一书。贺孙

张思叔《语录》多作文，故有失其本意处，不若只录《语录》为善。方子

杨志仁问明道说话。曰：最难看。须是轻轻地挨傍它，描摸它意思，方得。若将来解，解不得。须是看得道理大段熟，方可看。节

先生问：近来全无所问，是在此做甚工夫？义刚对：数日偶看《遗书》数版入心，遂乘兴看数日。先生曰：《遗书》录明道语，多有只载古人全句，不添一字底。如曰“思无邪”，如曰“圣人以此斋戒，以神明其德夫”！皆是。亦有重出者，是当时举此句教人去思量。先生语至此，整容而诵“圣人以此斋戒，以神明其德夫”！

曰：便是圣人也要神明。这个本是一个灵圣底物事，自家斋戒，便会灵圣；不斋戒，便不灵圣。古人所以七日戒，三日斋。胡叔器曰：斋戒只是敬。曰：固是敬，但斋较谨于戒。湛然纯一之谓斋，肃然警惕之谓戒。到湛然纯一时，那肃然警惕也无了。义刚

胡明仲文伊川之语而成书，凡五日而毕。世传《河南夫子

书》，乃其略也。方

问：欲取《程氏遗书》中紧要言语，分为门类，作一处看；庶得前后言语互相发明，易于融会。如何？曰：若编得也好。只恐言仁处或说著义，言性处或说著命，难入类耳。浩

学者宜先看《遗书》，次看尹和靖文字，后乃看上蔡文字，以发光彩，且已不述其说也。李通语。方

伊川语尹曰：夫子没而微言绝，异端起而大义乖。不知数十年后，人将谓我是何如人。作说怪异模样。又，《三录》中说，且得它见得不错，已是好。所以杨谢如此。方

改文字自是难。有时意思或不好，便把来改；待得再看，又反不如前底。是以此见皆在此心如何，才昏便不得。或有所迁就，或有所回避，或先有所主张，随其意之所重，义理便差了。器之问：程子语有何疑处？曰：此等恐录得差，或恐是一时有个意思说出，或是未定之论。今且怕把人未定之论便唤做是，也是切害。如今言语最是难得一一恰好。或有一时意思见得是如此，它日所见或未必然。惟圣人说出，句句字字都恰好。这只是这个心，只是圣人之心平一。贺孙

记录言语有不同处。如伊川江行事，有二处载：一本云：“伊川自涪陵舟行遇风，舟人皆惧，惟伊川不动。岸上有负薪者，遥谓之曰：‘达后如此，舍后如此。’伊川欲答之，而舟去已远矣。”一本谓：“既至岸，或问其故。伊川曰：‘心存诚敬尔。’或曰：‘心存诚敬，曷若无心？’伊川欲与之言，已忽不见矣。”某尝谓，前说不然。盖风涛汹涌之际，负薪者何以见其不惧？而语言又何以相闻邪？“孰若无心”之说，谓隐者既言，则趋而辟之，可也。谓其忽然不见，则若鬼物然，必不然矣。又况达之与舍，只是一事，安得有分别邪？人杰

论日之行，“到寅，寅上光；到卯，卯上光”。“电是阴阳相轧，如以石相磨而火生。”“长安西风而雨。”“因食韭，言天地间寒暖有先后。”“或传京师少雷，恐是地有高下。”“霹雳震死，是恶气相击搏。”凡此数条者，果皆有此理否？曰：此皆一时谈论所及，学者记录如此。要之，天地阴阳变化之机，日月星辰运行之度，各有成说，而未可以立谈判也。明道诗有“思入风云变态中”之语。前辈穷理，何事不极其至？今所疑数条，其间必自有说。且“洊雷震，君子以恐惧修省”。圣人垂训如此，则霹雳震死等事，理之所有，不可以为无也。谡 以下天地性理。

伊川云：“测景以三万里为准，若有穷然。有至一边已及一万五千里者，而天地之运盖如初也。”此言盖误。所谓“升降一万五千里中”者，谓冬夏日行南陆北陆之间，相去一万五千里耳，非谓周天只三万里。闾祖

《程氏遗书》一段说日月处，诸本皆云：“不如三焦说周回而行。”不晓其义。后见一本云：“不如旧说周回而行。”乃传写之误。雉

十五卷：“必有无种之人，生于海岛。”十八卷：“太古之时，人有牛首蛇身。”“金山得龙卵，龙涌水入寺，取卵而去。”“涪州见村民化虎。”此数条，皆记录者之诞。曰：以太极之旨而论气化之事，则厥初生民，何种之有？此言海岛无人之处，必有无种之人，不足多怪也。龙亦是天地间所有之物，有此物则有此理，取卵而去，容或有之。村民化虎，其说可疑。或恐此人气恶如虎，它有所感召，未足深较也。谡

问：《遗书》中有数段，皆云人与物共有此理，只是气昏推不得，此莫只是大纲言其本同出？若论其得此理，莫已不同？曰：同。曰：既同，则所以分人物之性者，却是于通塞上别。如人虽

气禀异而终可同，物则终不可同。然则谓之理同则可，谓之性同则不可。曰：固然。但随其光明发见处可见，如蝼蚁君臣之类。但其禀形既别，则无复与人通之理。如猕猴形与人略似，则便能解；野狐能人立，故能为怪；如猪则极昏。如草木之类，荔枝牡丹乃发出许多精英，此最难晓。可学

伊川说海涯一段，与横渠水冰说不争多。可学

问：程子说性一条云：“学者须要识得仁体。若知见得，便须立诚敬以存之。”是如何？曰：公看此段要紧是那句？曰：是“诚敬”二字上。曰：便是公不会看文字。它说要识仁，要知见得，方说到诚敬。末云：“吾之心，即天地之心；吾之理，即万物之理；一日之运，即一岁之运。”这几句说得甚好。人也会解得，只是未必实见得。向编《近思录》，欲收此段，伯恭以为怕人晓不得，错认了。程先生又说：“性即理也”，更说得亲切。曰：佛氏所以得罪于圣人，止缘它只知有一身，而不知有天地万物。曰：如今人又忒煞不就自身已理会。又问：“性即理”，何如？曰：物物皆有性，便皆有其理。曰：枯槁之物，亦有理乎？曰：不论枯槁，它本来都有道理。因指案上花瓶云：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，书灯便有书灯底道理。水之润下，火之炎上，金之从革，木之曲直，土之稼穡，一一都有性，都有理。人若用之，又著顺它理，始得。若把金来削做木用，把木来镕做金用，便无此理。曰：“《西铭》之意，与物同体”，体莫是仁否？曰：固是如此。然怎生见得意思是如此？与物同体固是仁，只便把与物同体做仁不得。恁地，只说得个仁之躯壳。须实见得，方说得亲切。如一碗灯，初不识之；只见人说如何是灯光，只恁地抟摸，只是不亲切。只是便把光做灯，不得。贺孙

明道言“学者须先识仁”一段，说话极好。只是说得太广，学

者难入。人杰

问：一段说性命，下却云“见于事业之谓理”。“理”字不甚切。

曰：意谓理有善有恶，但不甚安。良久，又曰：上两句正是“天命之谓性”，下一句是“率性之谓道”。《中庸》是就天性上言，此是就事物上言，亦无害。可学

吕与叔谓养气可以为养心之助。程先生以为不然，养心只是养心，又何必助？如为孝只是为孝，又何必以一事助之？某看起来，又不止此。盖才养气，则其心便在气上了，此所以为不可也。

广

吕与叔言养气可以为养心之助，程先生大以为不然。某初亦疑之，近春来方信。心死在养气上，气虽得其养，却不是养心了。

方子

问：吕与叔有养气之说，伊川有数处皆不予之。养气莫亦不妨？只是认此为道，却不是。曰：然。又问：一处说及平日思虑，如何？曰：此处正是微涉于道，故正之。可学

《遗书》论命处，注云：“圣人非不知命，然于人事不得不尽。”如何？曰：人固有命，只是不可不“顺受其正”，如“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”是。若谓其有命，却去岩墙之下立，万一倒覆压处，却是专言命不得。人事尽处便是命。去伪

问：“观鸡雏，此可观仁”，何也？曰：凡物皆可观，此偶见鸡雏而言耳。小小之物，生理悉具。必大

仲思问：《遗书》云，看鸡雏可以观仁，如何？曰：既通道理后，这般个久久自知之。《记》曰：“善问者如攻坚木，先其易者，后其难者。”所以游先生问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，而程子问之曰：“公是拣难底问？是疑后问？”故昨日与公说，读书，须看一句后，又看一句；读一章后，又读一章。格物，须格一物后，又格一物。见这

个物事道理既多，则难者道理自然识得。驥

问：《遗书》谓切脉可以体仁，莫是心诚求之之意否？曰：还是切脉底是仁？那脉是仁？曰：切脉是仁。曰：若如此，则当切脉时，又用著个意思去体仁。复问蜚卿曰：仲思所说如何？

曰：以伯羽观之，恐是观鸡雏之意。曰：如何？曰：鸡雏便是仁也。曰：切脉体仁又如何？曰：脉是那血气周流，切脉则便可以见仁。曰：然。恐只是恁地。脉理贯通乎一身，仁之理亦是恁地。又问：鸡雏如何是仁？道夫曰：先生尝谓初与嫩底便是。曰：如此看，较分明。盖当是时饮啄自如，未有所谓争斗侵陵之患者，只此便是仁也。道夫

致道问：“仁则一，不仁则二”，如何？曰：仁则公，公则通，天下只是一个道理。不仁则是私意，故变诈百出而不一也。时举

问：和靖《语录》中有两段言仁：一云：“某谓仁者公而已。伊川曰：‘何谓也？’曰：‘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’伊川曰：‘善涵养。’”又云：“某以仁，惟公可尽之。”伊川曰：“思而至此，学者所难及也。天心所以至仁者，惟公耳。人能至公，便是仁。”先生曰：“人能至公，便是仁”，此句未安。然和靖言仁，所见如此。问：伊川何不以一二语告之？曰：未知其如何。可学

伊川言：“一心之谓诚，尽心之谓忠。”某看忠有些子是诚之用。“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。”十分真实，恁地便是诚；若有八九分恁地，有一分不恁地，便是夹杂些虚伪在内，便是不诚。忠，便是尽心，尽心亦是恁地，便有些子是诚之用。贺孙

“一心之谓诚，尽己之谓忠。”诚是实理自然如此，此处却不曾带那动，只恁地平放在这里。忠却是处事待物见得，却是向外说来。端蒙

“尽心之谓忠，一心之谓诚，存于中之谓孚，见诸事之谓信。”

问“中孚”之义，先生引伊川。盖“孚”字从“爪”，从“子”，取鸟抱卵之义。言人心之所存者，实有是物也。偶

问：诚然后能敬。未知诚，须敬然后诚。“敬小诚大”，如何说？

曰：必存此实理方能敬。只是此一“敬”字，圣人与学者深浅自异。可学

问：程子曰“天下善恶皆天理”，何也？ 曰：恻隐是善，于不当恻隐处恻隐即是恶；刚断是善，于不当刚断处刚断即是恶。虽是恶，然原头若无这物事，却如何做得？本皆天理，只是被人欲反了，故用之不善而为恶耳。必大

问：“善恶皆天理”，如何？ 曰：此只是指其过处言。如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”，本是善，才过，便至于姑息；“羞恶之心，义之端”，本是善，才过，便至于残忍。故它下面亦自云：“谓之恶者，本非恶，但或过或不及，便如此。”文蔚

问：“天下善恶皆天理。”杨墨之类，只是过不及，皆出于仁义，谓之天理，则可。如世之大恶，谓之天理，可乎？ 曰：本是天理，只是翻了，便如此。如人之残忍，便是翻了恻隐。如放火杀人，可谓至恶；若把那去炊饭，杀其人之所当杀，岂不是天理，只缘翻了。道理有背有面，顺之则是，背之则非。缘有此理，方有此恶。如沟渠至浊，当初若无清冷底水，缘何有此？

或问：“善恶皆天理也。”若是过与不及，些小恶事，固可说天理。如世间大罪恶，如何亦是天理？ 曰：初来本心都自好，少间多被利害遮蔽。如残贼之事，自反了恻隐之心，是自反其天理。”

贺孙问：既是反了天理，如何又说“皆天理也”？莫是残贼底恶，初从羞恶上发；淫溺贪欲底恶，初从恻隐上发；后来都过差了，原其初发都是天理？ 曰：如此说，亦好。但所谓反者，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处。如羞恶，自与恻隐相反；是非，自与辞逊相反。如公

说,也是好意思,因而看得旧一句不通处出。如“用人之智去其诈,用人之勇去其暴”,这两句意分晓。惟是“用人之仁去其贪”一句没分晓。今公说贪是爱上发来,也是。思之,是淳善底人易得舍胡苟且,姑息贪恋。贺孙

善,只是当恁地底;恶,只是不当恁地底。善恶皆是理,但善是那顺底,恶是反转来底。然以其反而不善,则知那善底自在,故“善恶皆理”也,然却不可道有恶底理。端蒙

问:“天只是以生为道,继此生理便是善。”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,生便是继,如何分作两截? 曰:此亦先言其理之统如此,然亦未甚安。有一人云:“‘元’,当作‘无’。”尤好笑! 可学

孟子说“性善”,是就用处发明人性之善;程子谓“乃极本穷原之性”,却就用处发明本理。人杰

季容甫问:“中理在事,义在心”,如何? 曰:中理,只是做得事来中理;义,则所以能中理者也。义便有拣择取舍,《易传》曰:“在物为理,处物为义。”菴

问:“天地设位”一段,明道云见刘质夫录论人神处。“天地设位”,合道“易”字,道它字不得。不知此说如何? 曰:明道说话,自有不论文义处。可学

问:《遗书》有“古言《乾》《坤》不用六子”一段,如何? 曰:此一段,却主张是自然之理。又有一段,却不取。可学

问《遗书》首卷“体道”之说。曰:“体”,犹体当、体究之“体”,言以自家身己去体那道。盖圣贤所说无非道者,只要自家以此身去体它,令此道为我之有也。如克己,便是体道工夫。 佃 以下为学工夫

谢氏记明道语:“既得后,须放开。”此处恐不然。当初必是说既得后,自然从容不迫,它记得意错了。谢氏后来便是放开。周

恭叔又是放倒。因举伊川谓“持之太甚，便是助长”。“亦须且恁去。助长固是不好，然合下未能到从容处，亦须且恁去，犹愈于不能执捉者。”淳

“既得后，须放开。”此亦非谓须要放开，但谓既有所得，自然意思广大，规模开扩。若未能如此，便是未有得，只是守耳。盖以放开与否为得与未得之验。若谓有意放开，则大害事矣！上蔡谓周恭叔放开太早，此语亦有病也。

论《遗书》中说“放开”二字。先生曰：且理会收敛。问：昨日论横渠言“得尺守尺，得寸守寸”，先生却云“须放宽地步”，如何？曰：只是且放宽看将去，不要守杀了。横渠说自好。但如今日所论，却是太局促了。德明

先生问：《遗书》中“欲夹持这天理，则在德”一段，看得如何？必大对曰：《中庸》所谓“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”。先生默然久之。必大问如何。曰：此亦说得，然只是引证。毕竟如何是德？曰：只是此道理，因讲习躬行后，见得是我之所固有，故守而勿失耳。曰：寻常看“据于德”，如何说？必大以横渠“得寸守寸，得尺守尺”对。曰：须先得了，方可守。如此说上，依旧认“德”字未著。今且说只是这道理，然须长长提撕，令在己者决定是做得如此。如方独处默坐，未曾事君亲，接朋友，然在我者已浑全是一个孝弟忠信底人。以此做出事来，事亲则必孝，事君则必忠，与朋友交则必信，不待旋安排。盖存于中之谓德，见于事之谓行。《易》曰“君子以成德为行”，正谓以此德而见诸事耳。德成于我者，若有一个人在内，必定孝弟忠信，断不肯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，与道家所谓“养成个婴儿在内”相似。凡人欲边事，这个人断定不肯教自家做。故曰“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”。谓虽未曾说出来时，存于心中者，已断是如此了，然后用得

戒慎恐惧存养工夫。所以必用如此存养者，犹恐其或有时间断故耳。程子所谓“须有不言而信者”，谓未言动时，已浑全是个人，然却未有迹之可言，故曰“言难为形状”。又言：“学者须学文，知道者进德而已。有德，则‘不习无不利’。”自初学者言之，它既未知此道理，则教它认何为德？故必先令其学文。既学文后，知得此道理了，方可教其进德。圣人教人，既不令其躐等级做进德工夫，不令其止于学文而已。德既在己，则以此行之耳，不待外面勉强旋做，故曰“有德，则‘不习无不利’”。凡此工夫，全在收敛近里而已。《中庸》末章发明此意，至为深切。自“衣锦尚絅”以下皆是，只暗暗地做工夫去。然此理自掩蔽不得，故曰“暗然而日章”。小人不曾做时，已报得满地人知，然实不曾做得，故曰“的然而日亡”。“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”，皆是收敛近里。“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”，一句紧一句。先生再三诵此六言，曰：此工夫似淡而无味，然做时却自有可乐，故不厌；似乎简略，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，则又不止于简而已。“温而理”，温厚似不可晓，而条目不可乱，是于有序中更有分别。如此入细做工夫，故能“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”。夫见于远者皆本于吾心，可谓至近矣，然犹以己对物言之。“知风之自”，则知凡见于视听举动者，其是非得失，必有所从来，此则皆本于一身而言矣。至于“知微之显”，则又说得愈密。夫一心至微也，然知其极，分明显著。学者工夫能如此收敛来，方可言德，然亦未可便谓之德，但如此则可以入德矣。其下方言“尚不愧于屋漏”，盖已能如此做入细工夫，知得分明了，方能慎独涵养。其曰“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”，盖不动不言时，已是敬信底人了。又引《诗》“不显维德”，“予怀明德”，“德輶如毛”言之，一章之中皆是发明个“德”字。然所谓德者，实无形状，故以“无声臭”终之。必夫

伊川云：“敬则无己可克。”其说高矣。然夫子当时只告颜子以“克己复礼”而已。盖敬是常常存养底道理，克己是私欲发时便与克除去，两不相妨。孔子告颜子克己之论，下面又有“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”之语在。璘

问：主敬不接视听，须得如此否？曰：盖有此样人，如许渤之类。

“心要活。”活，是生活之“活”，对著死说。活是天理，死是人欲。必大录云：“天理存则活，人欲用则死。”周流无穷，活便能如此。菴

伯丰问：程子曰：“觉悟便是信”，如何？曰：未觉悟时，不能无疑，便半信半不信。已觉悟了，别无所疑，即是信。菴

何以窒欲？伊川曰：“思。”此莫是言欲心一萌，当思礼义以胜之否？曰：然。又问：思与敬如何？曰：人于敬上未有用力处，且自思入，庶几有个巴揽处。“思”之一字，于学者最有力。去伪

惟思为能窒欲，如何？曰：思与观同。如言“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”。盖是非既见，自然欲不能行。升卿

思可以胜欲，亦是。曰：莫是要唤醒否？曰：然。

蔡问：程子曰：“要息思虑，便是不息思虑。”曰：思虑息不得，只敬便都没了。淳

上床断不可思虑事为，思虑了，没顿放处。如思虑处事，思虑了，又便做未得；如思量作文，思量了，又写未得，遂只管展转思量起来。便仅思量，不过如此。某旧来缘此不能寐，宁可呼灯来随手写了，方睡得著。程子赠温公数珠，只是令它数数而已，如道家数息是也。菴

问：“事上之道莫若忠，待下之道莫若恕。”莫是因事言之？曰：此说不知如何，郭子和亦如此说。如絜矩，岂无事上之恕？可

学

程子曰：“积习尽有功。”礼在何处积习？在学者事到积习熟时，即和礼亦不见矣。必大

问：“从善如登”，是进向上底意？抑难底意？曰：从善积累之难，从恶沦胥之易。从善却学，然却难；从恶，便陷得易了。淳

问苏季明“治经、传道”一段。曰：明道只在居业上说。忠信便是诚。曰：“诚”字说来大，如何执捉以进德？曰：由致知格物以至诚意处，则诚矣。曰：此是圣人事，学者如何用功？

曰：此非说圣人，乃是言圣人之学如此。若学者则又有说话。《乾》言圣人之学，故曰“忠信所以进德，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”。

《坤》言贤人之学，故曰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。忠信便是在内，修辞是在外。问：何不说事？却说辞？曰：事尚可欺人，辞不可掩，故曰“言顾行，行顾言”。曰：既分圣贤之学，其归如何？

曰：归无异。但著《乾》所言，便有自然底意思；《坤》所言，只是作得持守，终无自然底气象。正如孔子告颜渊以克己，而告仲弓以敬恕。曰：伊川云：“敬则无己可克，则又与颜渊无异矣。”曰：不必如此看，且各就门户做。若到彼处自入得，尤好。只是其分界自如此。可学

问：伊川语龟山：“勿好著书，著书则多言，多言则害道。”如何？曰：怕分却心，自是于道有害。大雅

居甫问：伊川云：“随时变易，乃能常久。”不知既变易，何以反能久？曰：一出一入乃能常，如春夏秋冬，乃天地之常久。使寒而不暑，暑而不寒，安能常久！可学

吕舍人记伊川说“人有三不幸”，以为有高才能文章，亦谓之不幸。便是这事乖，少间尽被这些子能解担阁了一生，便无暇子细理会义理。只从外面见得些皮肤，便说我已会得，笔下便写得